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三至一百三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南光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十有一月戊寅朔秘書少監鄭剛中權尚書吏部侍郎先是剛中為樞密行府參謀官及還上召對剛中言臣為陛下詳觀今日之勢陜西新復且遠然就緒也必易三京為近然就緒也難何者陜西復禁兵四萬得弓箭手六萬則有兵可守見管之粟與和糴相當

足支一歲則有糧可因今又益出蜀之兵以一旦有警宣撫使號令六路經畧各據阻險未易窺也惟是三京久為劉豫凶焰所焚焦痛未蘇凋殘尤甚今古三京戶口纔四十萬比平時不能十之一近屯田司又收其已種之田民力殊困且地勢平廣而無藩籬無一兵可以受甲無一家可以供賦孤城乍聚易以生釁臣願陛下選任郡守監司精究屯田俾民安業朝廷和氣自東南達於西北則功可成矣既對遂有是命日歷剛中以十月庚午得旨引

對去此凡八日未知何日上殿且於此附書之當考尚書戶部員外郎李若虛

試司農少卿　定國軍承宣使知秦州兼節制屯駐行

營右護軍軍馬吳璘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上諭大

臣曰吳玠久在蜀備著忠績雖已優加恤典然聞其家

頗貧可賜錢三萬緡仍進其弟軍職令撫其家屬故有

是命上諭在十月壬申　命大理評事何彥猷等編集刑名斷

例刑部郎中張柄等看詳先是胡交修為刑部侍郎嘗

有是請詔限一季紹興四年四月久之未成議者以為刑部用

例之弊非止臨時翻檢案牘隨意引用輕重適當而已外議相傳有部吏賣例之說乞再立嚴限專委丞評編集成書復委通曉法令疆敏郎官一二員看詳允當上之朝廷審實行下方得引用故有是旨

己卯上諭輔臣曰新疆百姓凋弊無往年十之一而官吏悉如舊何以贍之可令逐路監司併省庶寬民力又曰聞沿汴居民苦於官役不安其業逃去者多當嚴束熊克小歷云秦檜曰陛下愛民真二帝三王之用心也上又言前日議移兵飛屯

於襄陽深慮饋運費力不若先移萬人於江西既省饋運亦可以彈壓盜賊　和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韓世良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他職如故

庚辰言者論今與地復歸宿師百萬隷藉諸將非屯田何以善後今荆湖興洋汝隷江淮之間沃野千里尚或邱墟是地有遺利諸帥所統自農為兵者不少戰士之外負荷役使之徒不無可用是人有餘力望令諸路宣府帥臣悉意講行從之　是日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

監公佐自金國至燕山俄而都元帥越國王宗弼亦至

公佐懼不免留四日始聽行

癸未檢校少保鄜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嗣濮王仲

儡薨輟視朝三日贈少師追封瓊王謚恭惠　屯田員

外郎陳康伯因對面奏士大夫自為廷名來上殿須防

姦人刺客上以為不然語輔臣曰汙偽之士雖衆皆朕

臣子當以赤心待之秦檜曰陛下待人開心無間雖漢

光武何以加　是日金人自河中府以馬軍八隊出城

遣人抬同州巡檢官白美入城議事美為言自今各守疆界無令北軍私過黃河蒲千戶者言上畔即無不得過河指揮既有此橋我有千二百軍在此得指揮毋令騷擾南界地於二十里外硤探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即上奏曰臣伏見金人講和今已逾年梓宮天眷未有還期本朝使命尚留金國其賀正使亦不差人迎接臣竊謂敵情不測初議難信理當過為預備昨吳玠所管右護軍七萬餘人控扼川口常若分布不足今移

屯出川僅五萬人除秦鳳路及熙河路白石屯駐軍馬形勢相接外其餘地里遥遠老弱同行緩急勾喚不及今别行措置將分屯太遠軍兵從臣一面相度移那就近其鄜延路未發老小且令在元屯駐州軍存泊熙河别無税户從來多是蕃漢弓箭手田土自經兵火耕種稀少觀得斛斗糴買不行乞將楊政所帶二萬人分那五千人於附近本路有糧食處屯駐本路在五路最處西偏非金人衝突緊切控扼地方今來糴價極貴於川

蜀徒使分兵太遠臣愚以為不若量留軍馬差兵官管
熙州職事令政將帶精鋭就近屯駐臣昨將魚關倉斛
斗二十萬石常行樁留縁每月支動一萬餘石今將利
州倉月運萬石以新易舊利州所管止有十八萬餘石
乞委潼川成都利路漕臣於沿流和糴一十萬石以備
緩急涇原舊兵五萬人馬九千疋在五路最為强盛張
中彦近以赴闕乞早別差帥臣先是世將與新除陝西
轉運副使張深有太學之舊相處甚懽至是建議移屯

關中大將皆謂非便而深持之甚堅世將乃奏深頃以錢糧弛慢得旨令臣取勘深緣此積憾視制置司為仇敵竊慮懷恨不一别致中傷欲望罷臣宣撫司職事用避張深舊戍都潼川兩路對糴及脚錢折納米每石為錢十五引范直方之為宣諭也奏減三分之一事見八年三月及深又減其半深又白樓炤裁定右護軍請給則例於是諸軍出關歸怨於建議者洶洶幾變而閬州戍卒欲殺其守臣淮康軍承宣使孫渥會謀泄不果世將亟下

令悉如舊數不減且條上其利害大畧謂近所立新例第可減折估錢此軍折估錢舊每月為百三十萬緡臣近考見實數革去虛椿弊倖月支止計九十七萬緡即不須將士卒見請之數頒行裁損欲望斷自聖慈並令依舊庶幾恩出朝廷士心感奮

乙酉殿中侍御史何鑄論士大夫奔競僥求之弊且言初改官唯注知縣謂之實歷蓋欲具改官之後更練民事以成其才雖不拘常制不得奏差此祖宗之法紹興

所重建也比年以來纔得改官求堂除差遣內則欲為寺監丞貳等官外則欲為倅貳自知縣以下皆不欲也宛轉干求寧涉歲月不顧參部遂使實歷之法幾廢選人纔出身則有黃甲注擬無出身則參部射闕此亦祖宗之條令具存也比年以來選人纔出身則多欲求為行在之職無出身者又求為教局樞屬之官未有一日考第未嘗一見吏民自此改職大則為監司太守其次猶為倅貳於法令漫不知於人情未之察傳笑於人者

多矣願降睿旨初改官人未經實歷選人未歷州縣並令赴部依法注授不得輒至朝廷干求差遣有違戾者懲一二以示必行秦檜進呈言舊法初改官須歷親民一任上曰既有成法自當遵守遂命吏部措置行之

丙戌龍圖閣直學士京畿都轉運使李迨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迨始辭新命上因遣之及到任又與權東京留守孟庾不和先是降聖節日庾失於行香為迨所持庾方自劾迨因此規求罷去上曰迨昔守官於濟亦有

風力然為人刻薄自頃被命已偃蹇今若止罷之適中其計遂有是命　直秘閣舉台州崇道觀詹至提㸃永興軍等路刑獄公事至辭不行　右朝請大夫陳敏識為江南東路轉運副使

戊子詔司農卿莫將奉使宣力特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使兼主管奉迎梓宫一行事務上曰李廸乃朕舊僚亦見朕於臣下無所徧也　初命侍從兩史官各舉所知二人至是權吏部尚書吳表臣等舉左議郎新

知桂陽監張斛右承事郎新通判淮寧府王循友左朝奉大夫張戽諸王宫大小學教授施鉅軍器監丞歐陽興世右承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戩左宣議郎新提舉福建茶事吕用中左文林郎嚴抑左從事郎臨安府府學教授陳之淵左宣教郎吕廣問右奉議郎提舉浙西茶鹽公事徐康右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李綸左從政郎新台州州學教授張闡左迪功郎明州州學教授王伯庠直顯謨閣馮康國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鮑琚左

朝請郎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公事賈思誠左朝散郎新知臨江軍范正國右朝請郎新知南劍州李文淵等三十二人詔三省量材任使甸嘉興人抑歸安人廣問公雅孫公雅夷簡第三子仕至徽猷閣待制綸綱弟閬永嘉人伯庠次翁子據松陽人正國純仁子也譔循文鉅興世戩用中康康國文淵已見遂以據為軍器監臣是月壬寅正國為廣西路轉運判官甸知南劍州是月甲戌熊克小歷載甸除郡在十一月七戊按十一月戊寅朔無壬戌克蓋誤也興世守尚書都官轉外郎十二月己酉譔知鼎州尋又詔未經上殿人

令引對十二月癸亥後多擢用

己丑宰執奏勑令所已修成在京通用勑令乞頒降上曰朕未詳覽若欲頒降須委官詳覆恐有司行之或有誤也

故追復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特與一子官仍賜其家銀絹百疋兩先是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所忠義上命復舊官日歷不見此據飛奏劄修入飛又言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所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乞與旌加褒異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故

有是命　戶部侍郎周聿言陝西士人學術久荒拙於為文若與四川類試必不能中程乞別立字號上曰陝西久陷偽境朕欲加惠遠方可令禮部措置川陝分類試額自此始

詔西京諸陵文表等令內侍省每季一次遣親從官費降故事每帝后生忌辰遣內臣往諸陵酌獻至是以道遠遣止就付留司焉

唐寅右正字陳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泛賞給太厚匪須賜予之費太過府庫空虛而癸之不已財賦匱

竭而取之益詳陵寢未成郊祀不逺内有諸將之饋外有隣境之好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誠然是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冡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冡宰得以越式而論之矣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故臣願陛下凡有賜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戸部得以執奏有司得以獻其疑臺諫得以論其失一有失當即行

改正則前日之弊庶幾可息矣翌日進呈上謂宰執曰朕未嘗有一毫之妄費秦檜曰淵初除諫垣職在規正故耳上曰淵老成有學乃楊時之婿聞嘗講論語中庸可令其子適進來上因論極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檜等曰陛下之學深造聖域非臣下所及時適監都進奏院遂命臨安給劄上之熊克小歷載上語於己丑恐誤日歷十一月甲申乙酉丙戌叙朝己丑廖剛本職進對庚寅陳淵進對辛卯臣僚上言賜敦等事有旨依奏同日令楊適錄進論語等解

詔故左承議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常

明特與一子初品官明卒於行在給事中馮檝祕書省承劉才卲等言明去鄉萬里母老子幼乞用梅堯臣劉恕例錄其孤故有是命才卲廬陵人也

壬辰吏部侍郎周剛為山園陵按行使入內內侍省都知梁邦彥為副使始命邦彥充使邦彥言事干典禮委付至重乞如故事命近臣故有是旨　左承事郎姚邦基特改左奉議郎樓炤之出使也言邦基不仕偽豫之節故名對而命之邦基先見建炎四年九月　選人魏申進太一總

鑑上曰申所論該博雖秘府所藏亦未之見可與循資仍賜錢五百緡

癸巳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駙馬都尉潘正夫開府儀同三司初孟忠厚之守鎮江也給事中劉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但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禦之至是又論正夫除拜非舊典乞特降處分後人毋得援例自今除授有非舊制並令給舍臺諫論駁乃詔哲宗皇帝昭慈聖獻皇后惟正夫忠

厚為近親餘毋得援例御史中丞廖剛曰是臺諫所當言者皆為劉君先矣一止在瑣闥僅百餘日事有不便者輒繳奏由是秦檜忌之　左朝奉郎新京畿都轉運使莫將改充集英殿修撰右正言陳淵言將未應除次對望須其績著然後命之雖往者尹焞亦自卿聯命以此職由焞先除從班以疾力辭老不可留故以寵之命將宜除近下職名庶合公論　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王彥先自亳州來朝

甲午秦檜奏神宗哲宗兩朝正史乞俟徽宗實録書成之日通將三朝事實考據修定從之時史館已分修兩朝正史於是復罷熊克小歷載此段乃云秦檜奏神宗哲宗實録已進今乞專修徽宗實録不知何謂

乙未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正民知淮寧府朝奉大夫申暘知亳州暘已見今年四月　直祕閣新知亳州王俊民知常州

癸卯詔樓炤疾速赴行在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十一月辛酉按十一月無辛酉辛酉

乃十二月十五日炤不應許時未還今從日歷

詔陜西李彥仙廟名義烈鍾紹庭廟名愍忠同州鄭驤廟名愍節皆以户部侍郎周聿上其死節也紹庭靖康初以朝議大夫通判陜州權州事死於難彥仙死事具紹興元年驤死事具建炎元年

乙巳右朝散大夫曾慥行尚書户部員外郎總領應辦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大軍錢糧時户部員外郎邵相在鄂州以之軍儲為宣撫使兵飛所劾言者亦論相到官以來追催積欠侵奪榷酤故以慥代之中書舍人又

劾相坐視諸路違欠數多並不按劾後二日奪相直祕閣令吏部與遠小監當言者論相罷總領在此月乙酉今聯書之相為岳飛劾奏擄於邁夷堅志所言今以臣僚所劾行下者蓋不欲令出於將帥之意云耳

十有二月己酉左諫議大夫曾統徽猷閣待制知婺州左承議郎福建路轉運判官張嵲為尚書司勳員外郎

御史中丞廖剛言國朝治平以來詔三歲一舉士自是率用今年大禮明年科塲又明年省殿試故蔭補與登第人徃徃先後到部於注授為便而漕司歲費亦無

相妨誠經遠之計昨建炎元年殿試為軍興展至明年就維揚試紹興元年殿試為明堂又展一年就臨安府試今明年當試進士復與大禮相妨且省司財計難以應辦此不便一也近歲初官人率待四五年闕若奏名人與蔭補人同時到部愈見差注不行此不便二也儻更展一年則大禮科場省殿試皆得如古制矣況來年不獨舉大禮且山陵營奉有日豫備兩宮回鑾差官置局日分亦恐不給安得不權時而制宜哉兼河南陜西

士人各懼亂政學業荒廢姑緩一年亦無不顧詔禮部討論申省明年二月壬戌施行

甲寅權尚書刑部侍郎薰㩦充徽猷閣待制致仕以病自請也㩦尋卒　太常丞梁仲敏乞續編紹興以來因革禮從之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盧益薨於嚴州

丙辰詔臨安府司户參軍毛叔度令引對叔度奏疏曰臣竊見迺者藍公佐還自敵中王倫獨留遠近之情無

不疑懼大抵國家所以待金人者不過二端曰戰與和
而各有說也自宣和以來敵人常以反覆變詐困中國
啗我以土地要我以厚利一旦兵力得騁則長驅深入
暴犯宮闕震驚陵寢邀遷兩宮竭取金幣中原之民肝
腦塗地所謂不共戴天之讎何可和也然而梓宮未卜
因山兩宮遠在絶漠如敵人革心易慮奉梓宮兩宮而
歸之國家陛下亦宜含憤匿怨不得已與之和此一說
也去年使人之來道路之言以為其國主議之臣厭前

日黷武之禍翻然改圖有休兵息民之意且其約曰歸我梓宫歸我兩宫一無所邀請陛下篤於聖孝不億不信含憤匿怨屈而與之和謂奉迎之使朝發而梓宫可以夕返也今閱時寖久未聞屬車之音而使者見留反更有所計議揆前日之約其言無不信者臣實惑之豈其國權臣自相誅夷而前日之議遂變歟抑敵情詭詐復欲挾我所重依違反覆以罷敝中國歟如其前議既變則和好之事自無可望茍為不然宣和靖康之間敵

人已試之謀其迹較然不可不察也自艱難以來費用益廣根本所積不能有餘儻謂敵人要約未有顯絶中國之意猶欲遣使賂遺幾其革心臣恐使軺亟行而輕騎自屈萬一歲時之間國用既虛邊備不戒敵人出吾之不意以犯江淮之邊未知倉卒何以待之伏望陛下追監既遠思患預防慨然發憤明出宸斷修兵備以杜其窺闞之漸謹財用以待吾軍旅之費無或贈送以伐其貪婪之謀天下幸甚叔度明年八月壬申對移

丁巳詔保州宗室令吏部先次注官時翼祖子孫渡江者十數人有官者四人而已宗正丞鄭鬲乞權依兩京宗室例注官故有是命鬲初見三年十一月甲戌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翟裏移知壽春府日歷無裏前銜此據裏乞上殿劄子修入朝奉郎河南府路轉運判官李利用兼權知河南府及本路安撫西京留守司公事先是觀文殿學士西京留守孟庾權東京留守及朝廷聞王倫為金人所執召翟裏還乃命利用　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壽春府

孫暉領文州團練使為河南府路馬步軍副總管仍命暉招軍千三百人是時有酈瓊判軍為劉豫放歸農者又豫之廢使効免歸者甚衆皆願投募暉未至西京人數已足矣

庚申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王健為樞密副承旨

辛酉參知政事李光罷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鑄因劾光狂悖

失禮光引疾求去上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言者又擊之後三日以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免謝辭時右正言陳淵獨不論光之過檜疑之陳淵獨不論光熊克所書云爾廖剛為中丞不知有無丈字當考

壬戌言者請宗室之散在州縣者並令津遣歸所屬宗司增其廩稍庶幾知自貴愛詔禮部措置後不行 宗正丞鄭鬲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從之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饑取

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戊辰秘書丞劉才邵言累朝會要已至熙寧而元豐以後者未次若置局則有官吏廪給之費望令館職接續編類從之熊克小歷載此事在甲子今從日歷

己巳給事中兼侍講劉一止起居郎周葵並罷初一止葵皆以言事忤秦檜二人應詔舉左宣教郎呂廣問廣問嘗為李光屬官光欲除館職檜不許殿中侍御史何鑄即奏二人非知廣問特迫於光之囑而舉之是欺陛

下也詔一止葵落職與宫祠　直徽猷閣新陜西轉運副使李唐儒為四川轉運副使　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霍蠡為陜西轉運副使　直徽猷閣新除陜西轉運副使張深知瀘州用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奏也事見十月癸未日既而言者又奏深狗私廢法之罪深遂罷去歷張深明年正月庚寅罷知瀘州而不見除日劾疏有云近又除知瀘州則必此時也按霍蠡除陜漕實以代深故因胡除命遂書之須求他書參考　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趙彬墜顯謨閣直學士以破慕容洧之勞也　叙郢州防禦使

辛企宗為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是冬金主亶論其政省自今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冬夏巴納並循遼人故事巴納者契丹語所在之意也元帥府下令沿河置寨防托渡河南歸之人及與人渡者皆死海寇張青乘海至遼東偽稱王師遂破薊州遼土大擾中原之被掠在遼者多起兵應之青初無進取之意既而復去金主亶詔郡縣不得從元帥府擅便簽軍俟見御畫乃聽時太行義士王忠植已取石州等十一郡聞於朝上嘉之拜忠

植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統制河州忠義軍馬忠植步佛山人也初金人之割地也以新河為界朔方盛傳御駕北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市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尤甚每遇陰晦輒引領南望曰御營烈火光矣太行義士又攻懷州萬善鎮破之守臣烏凌阿思謀率軍民城守思謀自金國內亂每夜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謂尼瑪哈也知濬州韓常嘗與防禦判官宮

酋夜飲論及江淮川陝用兵等事酋感言金兵之强宫兵之弱常曰君知其昔未知其今今之南軍其勇鋭乃昔之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所幸者南方未知耳酋益都人也　女眞萬户呼沙呼北攻蒙古部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金主亶以其叔呼喇美為招討使提㸃夏國塔坦兩國市場塔坦者在金國之西北其近漢地謂之熟塔坦食其粳稻其遠者謂之生塔坦止以射獵為生性勇悍然地不生

鐵故矢鏃但以骨為之金人初置市場與之回易而鐵禁甚嚴至金人始弛其禁又劉豫不用鐵錢繇是河東陝西鐵錢率自雲中貨於塔坦塔坦得之遂大作軍器焉　是歲直秘閣王岡引年告老許之後二歲卒於家

此據岡墓誌修入日歷未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三金人地名考證

巴納 原書作剌鉢卷一百三十七作捺鉢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烏凌阿 原書作烏林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 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

呼沙呼 原書作湖沙虎誤改見卷一百十七

蒙古 原書作蒙兀誤改見卷九十六

呼喇美 原書作胡盧馬卷一百九十三又作忽剌馬並誤今改正

塔坦 原本作韃靼誤改見卷五十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年（歲次庚申金熙宗亶天眷三年）春正月（按是月丁丑朔）辛巳右僕射秦檜言前日外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上曰已見之無足恤先是金人遣奉使官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南歸議歲貢誓表正朔册命等事（此以紹興講和録及洪皓行述陳淵奏議等參修）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是日右正

言陳淵入對言自公佐之歸聞金人盡誅徃日主議之人且悔前約以此重有要索臣謂和戰二策不可偏執上語淵曰今日之和不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爲主既而吏部員外郎許忻出爲荊湖南路轉運判官將行亦上疏言臣竊見金人爲本朝患十六年於玆矣昨者張通古輩來議和如陛下以梓宮母后淵聖之故俯從其欲復命王倫等報聘今王倫既已拘留且重有邀索外議籍籍謂敵情反復如此咸以爲憂望陛下採中外之

公言定國家之大計深察敵人變詐之狀亟安天下憂虞之心繼自今時嚴為守備激將士捐軀效死之氣雪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觧黎元倒垂之命庶幾中興之效足以垂光於萬世忻出湖南漕日歷不載吏部題名亦起於紹興末年皆不可考林待聘外制集忻除湖南與賀允中閩漕同制按允中除命在是月甲午戊當同日且附此更須參考

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權知閤門事韓恕特差充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見管閤門職事如舊尋詔恕落階官為濟州防禦使

乙酉尚書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李諠為工部尚書假資政殿學士充迎護梓宫奉迎兩宫使集英殿修撰京畿都轉運使莫將為徽猷閣待制副之諠不受命力辭其親舊曰不可諠曰我不過奪職罷去爾安可行乎丙戌諠免官以將試工部侍郎充迎護使濟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韓恕為宣州觀察使副之　初兖人張匯從父行正守官保州陷敵不能歸至是聞元帥府主管漢兒文字蔡松年言敵有渝盟意遂與燕人王暉開

封劉炎謀夜自新鄉渡河赴行在上疏言敵情利害大畧以為敵主懦將驕兵寡而怯又且離心民怨而困咸有異意鄰國延頸以窺隙臣下側目以觀變親戚内亂寇盗外起加之昔之名王良將如尼瑪哈達蘭之徒非被誅則病死故子胥戮則吳滅孔明没則蜀亡爭戰之際古今不易之理今敵内有羽毛零落之憂外失劉豫藩籬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復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難乎此乃皇天悔禍眷我聖宋復假敵手以

去羣兇特以良時付之陛下周宣漢光中興之業也曩者蓋敵未當殄滅之時臣雖早歸朝廷亦無補於聖德故臣隱身敵中甘處貧賤十五年者伺今日之隙也又况當時河北人心未安然河南廢齊之後人心亦且揺動王師先渡河則奬歸河北而不在中原設若烏珠先侵河南則奬歸中原而不在河北但能先渡河者則得天下之勢誠當日勝負之機在於渡河之先後爾而烏珠已有先侵之意臣恐朝廷或失此時反被敵乘而先

之松年靖子已見紹興四年十一月疏奏涯等皆授初品文資涯等補官日歷不載林待聘外制集有制詞既而淮西宣撫使張俊因奏涯充本司準備差遣

戊子僉書樞密院事樓炤請泛印錢引者徒二年不以赦免從之尋以乏贍軍泛印復如故

庚寅奉直大夫李景模知唐州景模已見去年四月

辛卯使臣秦宗道杖脊刺配瓊州牢城坐於皇城內撰造妖言惑衆也仍令皇城司榜諭此未知與秦檜所云匿名事有無相關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李綱薨於福州綱之弟校書郎經早卒綱悼恨不已會上元節綱臨其喪哭之慟暴得疾即日薨年五十八上方遣中使徐珣撫問訃聞贈少師從其弟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維於閩部以治其喪令所居州量給葬事李維從閩部綱行狀云爾日歷不書按日歷二月丙午李綱除特進致仕丁未福建提刑趙令衿改除浙東提刑王中方庭寔除福建提刑替李維通理成資闕今併附此綱後謚忠定

壬辰左迪功郎新潼川府府學教授唐文若特改左奉

議郎差遣如舊文若庚之子也庚眉山人大觀間京識提舉以薦對故有是命秦檜奏近制初改官人須任親民不許堂除此可以養成人材上曰豈惟養成人材足以抑奔競之風矣

癸巳上諭秦檜曰新疆各宜屯兵以守得之雖易不可以易失之秦檜曰聖慮深遠蓋將保民以圖恢復上又曰陜西弓箭手最為良法神宗開邊當時甚盛今聞其法寖弛官司擅行役使宜嚴行禁止又鞍馬器甲亦當

葺之

甲午太尉慶遠軍節度使東京同留守兼節度᠎軍馬京畿營田大使郭仲荀充醴泉觀使從所請也　尚書吏部員外郎賀允中為福建路轉運副使　詔作忠烈廟於仙人關以祠吳玠先是左宣教郎新川陜茶馬司幹辦公事權監都進奏院楊朴上書論玠保全四川之功不可忘願特詔有司與玠立廟榮以封爵使蜀人歲時祀之故有是命朴資陽人也

丁酉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焞遷一官致仕以焞引年告老故也焞遂居紹興　詔奉使官莫將韓恕各官其家二人

已亥右正言陳淵言伏見近者所命之使有所陞黜且趣其行今急於遣使而不及其他而知敵不能無求然我有不可許者如取河北之民則失人心用彼之正朔則亂國政此誠不可至於歲幣之數多未必喜寡則必怒與其多不若寡之為愈葢和戰兩途彼之意常欲戰

不得已而後和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而後戰武者必欲多與之弊以信其久而不變則無是理願訓所遣之使俾無輕許以誤大計以和為息戰之權以戰為守和之備此至計也惟陛下擇之

癸卯上謂大臣曰莫將奉使金國凡所議事可一一録付恐將妄有許可他日必不能守時金人所請朝廷多不從故有是諭程敦厚撰孫縱墓誌云朝廷方遣莫將使北有奸人章之奇自謂國信所官屬乘傳至蜀川有所微伺縱延之坐語使人探其囊得詐所為印章文書背遂倅而械繫之逐正其罪縱眉山人

時已左朝請大夫知蜀州

温州僧清了者與其徒自言上嘗賜之以詩上謂宰執曰朕不識清了豈有賜詩之理可令温州體究恐四方傳播謂朕好佛朕於釋老之書未嘗留意蓋無益於治道秦檜曰陛下垂思六經而不惑於異端直帝王之學也

甲辰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宮觀奉朝請時有詔趣億年赴闕上名見於内殿後二日遂以命之制詞畧曰還秘殿之隆名賦殊庭

之後祿非爲爾寵蓋所以昭大信於四方其時中書舍人林待聘所行也御史中丞廖剛言億年身未從官委質叛臣今而歸國赦其戮幸矣乃寵以秘殿雄職授以在京觀使臣恐此命一行節夫義士莫不觧體非所以訓陳淵亦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嘗爲從官而有從敵之醜況資政隆名乃賊豫所竊以與億年固不可以言復矣必以復爲言以著其從賊之罪彼粗有知必不敢受强而授之則如凌唐佐李亘之徒以義而獲褒李

顯忠趙彬之輩以才而得用必皆曰彼從賊而猶見褒
吾屬何榮是自壞常罰之紀綱而更為今日中興之累
也不報亘守南京嘗謀歸國為劉豫所戮至是贈徽猷
閣待制故淵言及之李亘贈待制據林待聘外制集增入日歷會要並無之
乙巳布衣歐陽安永獻祖宗龜鑑詔户部賜束帛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近探聞河中府積糧草
六十萬添支軍人每名絹二匹糧七斗草三束耀州捉
到奸細王萬稱却要斷殺之説又報河東北中條山一

帶不放人入山恐藏紅巾并發河東義軍招收李成及添置沿河提舉官以臣愚見彼方内自誅殺又有盜賊之患未必便動然亦合先事措置今鳳翔見屯軍馬據南山之險萬一有警吳璘可以當之若與璘相據分兵涇原直犯秦隴則我軍斷絶涇原雖有舊軍馬陷偽以來多失訓練甲器不足偽將皆無相敵之意萬一有警只是投拜今永興涇原環慶三帥皆已入覲必須自請宜以此時更選帥臣機不可失至於逐路兵將官多是

從偽之人固不可盡易其近上統兵官望從朝廷更加
選擇臣近論奏向去萬一不測或有警急其調發軍馬
措置錢糧應干軍事中請待報不及乞從本司一面隨
宜措置仍乞密降旨揮付臣遵守
二月丙午朔左朝請大夫知南外都水丞郭敏修改知
北外都水丞公事　左奉議郎知興仁府李上達知南
外都水丞公事
戊申命樞密院統制官雷仲節制鎮江府屯駐忠鋭三

將軍馬按此事去年十月戊午已得旨不知何以詐時方出命也

庚戌尚書刑部員外郎羅汝檝為監察御史汝檝歙縣人輪當轉對既退遂有是命當求汝檝轉對劄子增入

辛亥濟州防禦使主管侍衛軍馬司公事劉錡為東京副留守仍兼節制馬軍錡兼節制在此月壬戌

癸丑詔曰永惟三歲興賢之制肇自治平爰暨累朝遵用舊典頃緣多事游侵試期致取士之年屬當宗祀宜從革正用復故常可除科場於紹興十年仰諸州依條

發解外將省殿試更展一年於紹興十二年正月鎖院省試三月擇日殿試其向後科場仍自紹興十二年省試為準於紹興十四年令諸州依條發解內將來紹興十二年特奏名合出官人有年六十一歲者許出官一次用御史中丞廖剛之言也剛陳請已見去年十二月右正言陳淵試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　中書舍人程克俊林待聘並兼侍講　故集賢殿修撰周常追復寶文閣待制常浦城人元符末嘗為禮部侍郎坐元祐黨落職婺

州居住至是用其家請而命之

乙卯殿中侍御史何鑄試右諫議大夫

丁已尚書駕部郎中喻汝礪直祕閣知遂寧府汝礪本

勾龍如淵所薦又與李光相知光罷汝礪不自安因求

去比對復論人君所以和外國詘海內未有不誠而能

格之者今陛下致曲用晦結二國之好此正可為之時

願陛下裕民力以豐天下之財訓武勇以飭天下之備

外睦而鄰好比內彊而吾民保足以大振宗祧矣於是

改除潼川府路轉運副使汝礪至官以表謝上畧曰顧臣何如立節有素方延和廷議既不能割地以賂戎暨偽楚滔天又不忍聯名而賣國時人稱之汝礪除漕在三月庚子今併書之譚篆撰汝礪年譜云知遂寧府陛辭玉音親出卿見聞殫洽詞采英奇之語尋改除潼川路轉運副使詞臣即採陛辭日皇帝所出八字以寵之按林待聘外制集此八字乃汝礪知遂寧府告詞篆之誕妄如此史堪作汝礪墓誌又因而書之由是觀之私家行狀墓誌所書天語要未盡可憑須細考之乃可　左宣義郎楊愿守祕書丞　右儒林郎張鼎特改合入官鼎為太湖令以薦者得名見上諭大臣令改秩堂除劇縣

且曰此因能以任之也若一縣得良令則百姓皆受其賜矣秦檜曰陛下勤於恤民故親民之官尤謹擇之也熊克小歷繫此事於正月丙辰按今年正月無丙辰蓋二月十一日也

戊午詔右迪功郎新永安軍使兼陵臺令雙虎特循一資令之任亦以薦對也

庚申御史中丞廖剛試工部尚書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辯反復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夫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

可憂剛本秦檜所薦至是滋不悦他日因對又請起舊相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剛之名聞天下　尚書工部侍郎王次翁試御史中丞　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王孝廸薨於紹興府

壬戌尚書户部侍郎周聿充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丁卯罷史館以日歷事歸祕書省國史案令著作官修纂仍命宰相提舉以監修國史繫銜遇修國史實録即

各置院始用元豐制也既而著作佐郎王楊英言國史案文移諸司多不報乃命以國史日歷所為名　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西京留守孟庾為左宣奉大夫東京留守兼權知開封府　責授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全州居住仇悆依前官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　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路允迪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葉夢得並進一官

已巳權尚書吏部侍郎閭邱昕充集英殿修撰知建州

徽猷閣待制知静江府沈晦陞徽猷閣直學士　左

從事郎陳之淵為祕書省正字用從官所薦也　直祕

閣應天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轉運副使吳偉明主管

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左奉議郎知南外都水丞公

事李伯達為京畿轉運副使　左朝奉郎淮南東路提

舉茶鹽公事魯絳為應天府路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

律未行而敵至

庚午上與秦檜論川陝財賦上曰將帥漕臣皆當體國為一家士卒固欲拊循民力亦須愛惜豈可妄費乎中興聖政史臣曰兵民不可相無久矣豈其衣食以責其死力多其犒賞以酬其勞苦此在三軍固不當惜然反而思之一絲一粒孰非百姓之膏血愛百姓之力是乃所以厚三軍之資非深於體國者不可以語此

壬申宗正少卿方庭寔為直徽猷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淵之除祕書少監也以家諱引避遂改宗正少卿是月丙辰而庭寔別與差遣至是乃補外焉　左朝奉郎

知道州丁則為夔州路轉運判官

癸酉言者請復置勲官以寵文臣之有武功者事下吏部後不行

御史中丞王次翁言吏部審量濫賞皆顯然暴揚前日之過舉最害陛下之孝治士大夫到部留滯愁歎何以名和氣望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從之先是直祕閣新知太平州秦梓直祕閣知秦州王㬇皆以恩倖得官秦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及是次翁希檜旨以為之地繇是二人驟進此以王明清揮麈錄增修但明清又

云次翁言方事之殿從軍之人多有受前日之濫賞者顧罷審量之命以安反側而次翁奏疏中無之或是上殿口奏之語不則三省節貼行出亦未可知今附見此

尚書右司員外郎陶愷罷直龍圖閣主管州陜茶馬公事秦州置司　左朝請郎湯鵬舉直祕閣知鄭州

甲戌監察御史羅汝檝為殿中侍御史　右承事郎王循友為太府寺丞循友以選人從韓肖胄出使改京秩至是用從官薦而命之

是月封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之妾茅氏

為國夫人周氏陳氏並封淑人林待聘外制集有制詞周氏初見建炎二年六月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臣昨累具論敵情難測乞外固懽和之形内修守禦之備前後所論不一臣所見淺狹到蜀二年到軍中半年博詢衆論粗得事情竊見今之議者為迎合之論則謂和議以成便可無事為欲速之計則謂六路勁兵皆為我有而不知未可得其寔用此說一行寔誤國計近報元帥薩里罕見在解州羅索之子呼紐見在龍門珠赫貝勒見在平陸縣並係

久在陜西窺圖川蜀之人去而復來具意安在河中府積糧六十萬軍人添支錢絹闕之邊境皆謂敵人每有動作先是如此臣恐鄜延熈河等處分兵太遠墮其計中大慶橋不數日可到鳳翔鄜延已是隔絶熈河到此十五程豈不誤事臣已一面隨宜措置趲那軍馬就近捍禦四川久困之民日欲望休息臣昨具奏乞措置就糴將枉費水脚錢却充糴本於興洋等處糴賣可減白著對糴之半計司暗謬務在欲速頓減糴五十四萬七

千六百餘石其初妄謂川中一縑可就陜西糴米十石今㷀泰一縑不得兩石皆坐昨來會稽乖謬臣已一面措置於近便沿流處糴買分兵就糧所有陜西諸路收復雖已幾歲人心茍簡軍政廢壞則是雖得陜西與未得同涇原據隴西之險遏敵人之衝可以為本根屏蔽之助本根既固自近及遠經理餘路數年之後合新舊簡練之軍無慮可得二十萬兵力既壯並河為塞以守以戰無所不可今不圖此但謂已得陜西勁兵良馬便

當恐為我用寔為誤國向去或有警急軍事待報不及乞從臣一面隨宜措置密降指揮付臣遵守未蒙指揮北軍狡獪若不測奔衝臨時申請不及定誤國家大計

權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聞陜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旦夕且至陛下有顯秩以寵其身慶澤以蕩其意彼方戴德而感激震悼之不暇陛下引見之日所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亦當折其氣以責其後效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昔英布歸漢高祖踞牀見之布悔

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赤眉之降世祖陳兵臨洛問盆子曰汝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又曰得無詐降乎吾不强汝既屈服之後陳其三善而釋之人賜田宅使居洛陽今日朝廷所以待之聖心自有恩威之度臣蓋不能自已者也惟陛下擇之

初碭山民朱從往南京負販從劉氏媼得小兒曰遇僧歸而育之有金人之戍碭山者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少長京師販豕人張四者見之曰是人全似少帝遇僧竊喜會三京路通

有詔訪宗室赴行在遇僧乃自稱少帝第二子縣令請監酒石某問之某者駙馬都尉端禮之弟也遇僧畧言宮禁間事且曰少帝使老衛士張全負之以出因流落民間且引少領官劉某為證遇僧私語劉曰公言與我異當以公累年作過事聞於朝劉懼遂合其說知單州直秘閣葉夏卿遣赴行在至泗州司法參軍孫守信見而疑之白守臣王伯路請於朝閤門言淵聖皇帝無第二子詔淮東漕臣胡紡委守信劾治市人諠言獄中夜

有光氣爭饋以酒食守信建劉氏媪質之遇僧乃伏詔秋脊縣隸瓊州按亂華編有靖康陷敵皇族數似是顯仁皇太后歸日從行內侍所記其云小大王訓見居五國城而此云無第二子疑訓乃北地所生也此可見遇僧之妄故附著此

三月丁丑詔臣僚論事自今只陳事之當否無或蹈襲前日崇觀宣政為口實可告戒中外務盡致恭之禮秦檜奏曰外議恐因此致當時人復來上曰豈有是理只為言者多明指前事朕為人子有不可聞檜曰此陛下之聖孝也

己卯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張中孚入見
命坐甚渥其弟清遠軍承宣使知渭州中彥俱來始中
孚自陜入朝或為之詩曰張中孚張中彥江南塞北都
行遍教我如何做列傳市人行坐皆道之　權尚書吏
部侍郎陳槖請河南一郡以自效除徽猷閣待制知潁
昌府此除日歷漏載今以槖辭職名奏狀參考附入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范同權尚書吏部侍郎　祕閣修撰提舉江州
太平觀張宗元復徽猷閣待制都大提舉川陜茶馬公

事主管秦司直龍圖閣知荆南府薛弼充秘閣修撰陜西轉運使　直龍圖閣新除主管川陜茶馬公事陶愷知荆南府

癸未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閤門宣賛舍人提舉台州崇道觀劉綱為應天府路馬步軍副總管仍以忠鋭第四將隷之

甲申封閎伯為商邱宣明王

丙戌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始至成都初燾自京洛入

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意遽至長安所聞益急燾遽行見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為言和尚原最為要衝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是無蜀也世將曰蜀口舊戍皆精鋭最號嚴整自朝㫖撤戍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具為我籌之燾遂為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乞速徙右護軍之戍陜右者還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備緩急

丁亥武翼郎閤門宣賛舍人鄜延路兵馬鈐轄趙澄知

原州

戊子詔成都府錢引務增印錢引五百萬道付宣撫司以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言贍軍錢闕四百二十萬緡故也

己丑罷諸路增置稅場

辛卯尚書吏部員外郎朱松知饒州徐度知台州以右諫議大夫何鑄奏其心懷異圖傲物自賢故有是命

是日賜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

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閲於禁中謂之内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内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被堅執鋭於殿庭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内教遂罷次翁所上疏當在此時而熊克乃附之六月末按今年六月二將出師未嘗入覲也

壬辰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寔録院檢討官劉昉試太常少卿前一日昉面對論河南之地自賊豫僭竊親民之

官取其辦事或以使臣及吏人為之斯民被害甚於塗炭恢復之初自應首革兹弊而當時赦令有不易官吏之語以故重於失信頗委自帥守及憲漕之臣公共商量其見任知縣縣令有以使臣吏人充者即於幕職曹官及丞簿中選擇對移務在得人庶幾民安其生漸有息肩之望從之

丙申禮部侍郎充大金賀正旦使蘇符自東京還行在初徽猷閣待制洪皓既拘冷山頗為陳王希尹所厚希

尹問以所議十事皓折之曰封册虛名年號南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宜絲蠶上國有其地矣絹恐難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據民害計恐必不可希尹曰吾欲取降附人誅之以懲後何為不可皓引梁武帝易侯景事言之希尹意稍解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會工部侍郎莫將繼來議不合因之涿州事復變皓過塔坦帳其帥聞洪尚書名爭邀入穹廬出妻女飲食符至東京敵人拒不納符乃還洪皓事據行述增入

敵人所要索十事他書皆無之今因此畧見其槩以補史闕

修武郎閤門祗候知拱州賈垓別與差遣垓祥符人久陷僞地劉豫之廢也經金國行臺自陳得河南郡故遣官代之

丁酉詔川陜宣撫司自令或有警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應干軍事待報不及並許胡世將隨宜措置用世將請也時諜報河東北簽軍備糧來戍河中收復河南州郡都元帥宗弼又傳令宋國係和議之國存留橋路往來已調絳蒲解州三萬夫過河修疊堤岸仍差馬軍

編欄仝同州照驗世將慮其出没不測即具以奏且遣兵備之　左朝議大夫江東制置大使司參謀官張杲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用從官薦也

戊戌監察御史陳確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

己亥彰武軍承宣使樞密院都統制知延安府同節制陜西諸路軍馬郭浩移知永興軍兼節制陜西諸路軍馬武康軍承宣使川陜宣撫使司都統制知熙州楊政移知興元府　翊衛大夫貴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

知金川兼節制屯駐行營右護軍軍馬范綜移知慶陽府　護國軍承宣使知興元府兼利路安撫使田晟移知渭州　淮康軍承宣使知閬州孫渥移知熙州　右護軍統制軍馬王彥權主管鄜延經畧安撫司公事權主管延安府自郭浩以下並趣令之任

庚子御史臺檢法官朱彪太府寺丞祝師龍並爲監察御史　祕書省著作佐郎凌景夏守尚書刑部員外郎　太常博士王揚英祕書省著作佐郎

壬寅奉安徽宗皇帝顯恭皇后顯肅皇后神御于天章閣西之神御殿

癸卯故朝散郎鄧忠臣特贈直祕閣忠臣元符考功員外郎以定范純仁謚入黨籍餘官第一百人

是月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奏詔委和保安軍楊順與夏人議入貢事初夏國招撫使王樞自行在歸送伴官王睎韓䕶之至境上夏國三司郎君者為睎韓言本國荷朝廷送還樞等乞叙舊日恩信兩國通和約三月望

日修公牒來保安軍入貢晞韓不疑其紿已聞於朝且待之境上及期樞託病不至三司者爲順言吴玠七請和於我我不之許今誠結好汝家國勢非前日約我兄弟可也順怒報曰王樞在都堂摇尾乞憐請歸求盟為臣安朝廷厚賜以遺我豈須我盟耶三司曰樞苟生語耳是事在國主在宰相豈預樞事晞韓言不已三司出一紙書曰王樞至備陳秦僕射名至都堂有欲與夏國講和之言息兵睦鄰雖屬美事然須遣使臨邉計議赴

朝獻納藏之祕府此為定式與晞韓所申不同順以書還三司不復出録其語以示帥臣郭浩世將備奏其事後竟無耗晞韓還朝乃以為大理寺丞晞韓今年七月癸卯以新大理寺丞論罷未知何時所除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四